



雷峰塔奇传

宋玉山 著
亦余 点校

序

盲史有曰：“妖由人兴也。人无衅焉，妖不自作。”又曰：“天之所兴，谁能废之？”是岂特晋、郑之事为然哉！即如汉文之被惑于珍珑，梦蛟之能震乎法海，亦犹是耳！向后，许仙不因玩景而赠伞，则白氏之妖氛无由纠缠；奎星未尝下界而投胎，则浮屠之锡杖必不遽止。审是，《雷峰塔》之事洵足为痴情自肆者戒，造天逞忿者惩矣！惜乎世远年湮，几于磨灭。虽古塔屹立，歌咏流传，然皆存其略，莫得其详著于近，弗彰于远，真令人怅悵也。宋友玉山，博士也，过镇江访故迹，考其行事始终之纪，稽其成败废兴之故，著为《雷峰野史》一册，盖非无本之谈也。余见之而叹曰：“是书岂特化许仙、梦蛟之轶事，并能使后人见而知戒，虽艳冶当前，不致心为之动，以启妖氛之衅，而迹所兴之天，其有功于世道人心也匪浅，亦几与盲史并垂不朽矣！”是为之序。

中华民国二年秋月 海上袁蔚山书于沪上



B 469838

目 录

第 一 回	谋生计狡容托弟 思尘界白蛇降凡	1
第 二 回	游西湖喜逢二美 配姑苏获罪三千	6
第 三 回	吴员外见书保友 白珍娘旅店成亲	17
第 四 回	白珍娘吕庙斗法 许汉文惊蛇殒命	22
第 五 回	历百险瑶池盗丹 决双胎府堂议症	27
第 六 回	狼郎中设计赛宝 慈太守怀情拟轻	37
第 七 回	巧珍娘镇江卖药 痴汉文长街认妻	42
第 八 回	染相思徐乾求计 游金山法海示妖	48
第 九 回	淹金山二妖斗法 叠木桥两怪叙情	54
第 十 回	怒狠狠茅道下山 喜孜孜文星降世	59
第十一回	法海师奉佛收妖 观世音化道治病	64
第十二回	标黄榜名震金街 结花烛一家完聚	74

第一回

谋生计姣容托弟 思尘界白蛇降凡

诗曰：素精思世受恩深，酬却生前百赎身。

诞育贵嗣超升去，雷峰塔畔未标名。

话说元朝浙江杭州府钱塘县，有一书生，姓许名仙，表字汉文。父亲许颖，号南溪，经商为业；母亲陈氏。汉文生才五岁时，二亲染病，相继去世，留下些少家业。亏他有胞姊，名唤姣容，嫁与本县李公甫为妻。这公甫在钱塘县当一县役，家资稍厚。自汉文父母亡后，姣容即将汉文留在家中抚养。

光阴迅速，日月如梭，汉文不觉长成一十六岁，生得眉清目秀，丰神俊逸。公甫与姣容十分爱他。一日，公甫因衙门无事闲坐，忽思汉文年已长成，须寻一件事业与他去做，夜间便对姣容说道：“汝弟从幼在我们家中，今已长成，须要寻一件技艺与他去做，不可虚度光阴。”姣容道：“妾的父母早年去世，舍弟幼年多蒙官人抚养照顾，今幸长成。官人若要周全，妾身不胜感激。”公甫道：“贤妻不须烦心，愚夫有个相好朋友，姓王名明，字凤山，现在他在县前怀青口开药行，十分热闹，等我明早去见他，将汝弟送在他行中学习药行便了。”姣容大喜。

一宿无话。到得天明，公甫梳洗已毕，出门一直来到县前王员外药店中。员外笑面相迎，同公甫入店，分宾主坐定。员外开言道：“李兄今早到敝铺，有何赐教？”公甫道：“好说。员外，缘小弟有个妻舅，名唤许仙，字汉文，为人颇称谨厚，向在小弟家中，株守斗室，经纪无路。意欲送员外贵铺习学药道，俾供驱使，不知员外肯容纳否？”员外道：“小弟近因店中货物颇多，正在缺一谨慎之人帮守，李兄若果不弃，足见相知之雅，妙，妙！”公甫见员外应允，忙起身称谢，作别出门。回到家中，将员外应允美意向许氏与汉文细细说明，两人喜不胜言。

公甫就在自家拣个黄道吉日，将汉文送过王家药店来。临出门，许氏不免叮咛几句话儿。到了店中，员外接入叙坐，公甫开言道：“向日蒙员外盛情，今日吉辰，小弟持妻舅前来，望员外训迪教诲。将来若得稍有成就，感佩员外大恩，没齿不忘。”员外看见汉文人才出众，色貌超群，心中大喜，答道：“令舅天姿俊逸，将来必成大器，小弟并藉荣光。”公甫即命汉文前来拜见员外，员外答以半礼。公甫辞别了员外，出店回家，对许氏道明，不在话下。这边汉文在员外店中，员外见他言词伶俐，作事周详，十分爱他，比别人不同。公甫亦时常来到店中看视点缀，此话不表。此正是：若无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。

且说四川成都府西，有一座青城山，重冈叠岭，延陵千里。此山名为“第五洞天”，中有七十二小洞，应七十二候；八大洞，接着八节。自古道：“山高必有怪，峻岭能生妖”，这山另有一洞，名为清风洞，洞中有一白母蛇精，在洞修行。洞内奇花竞秀，异草争妍，景致清幽，人迹不到，真乃修道之所。这蛇在此洞内修行，已有千八百余年，并未毒害一人。因她修行年久，

法术精高，自称白氏，名曰珍珠。究是畜类，未成正果。

一日，在洞游玩，心中忽思：“我在此修行多年，至今未得正果，不如往别处名山游玩一番。”猛思：“浙江杭州，号为繁华之邦，西湖擅名，虎丘驰胜，待我前去观看景致一番，多少是好！”主意已定，遂将洞府封闭，即驾起云头，升在空中，那消片刻光景，遥望杭州不远。

不防这日却值北极真武大帝朝拜天阙，驾回武当仙山，在云中运开慧眼，忽见一段妖云从西而来。大帝喝道：“何方孽畜，妄起妖云？”白蛇见是大帝，惊得魂飞魄散，忙跪在云头，开声叫道：“小畜乃是青城山清风洞白蛇精，修行一千八百年，并不敢毒害生灵一丝半粒，至今不成正果。今要往南海求见观音菩萨，叩问根由，不知圣帝驾临，小畜有失回避，死罪，死罪！”大帝微笑道：“你这孽畜，若果真心要往南海，须当发下誓愿，我方放汝过去。”白蛇遂即跪下，发誓道：“小畜若有谎言，无去南海，异日必遭雷峰塔下压身。”大帝见她发誓，令随驾神将记明，驾回仙山。

白蛇见大帝已去，满心欢喜，即驾云到了杭州，按落云头，要寻一幽僻的园院安身。这杭州乃天下最繁华的去处，王侯第宅、名园古刹，不计其数，而城东仇王府的花园更是名胜，台榭环云，拟于上苑。因年久无人居住，是座空园。那白蛇看见这园旷丽，心中大喜，遂即闪身进去。不料此园深邃得紧，内中已有一母青蛇精在醉春楼中作巢。此蛇亦修行有八百余年，亦能飞腾变化，那日见白蛇进来，忙出来阻住，道：“何方怪物，擅敢进吾花园？不怕我的宝剑厉害么？”白蛇笑道：“小青不须逞能，细听吾言。吾乃青城山清风洞白蛇洞主是也。因在洞中修行一千八百年，未能成却正果，故此驾云来游中华，寻访仙道。今暂借

此间花园安身。且你我俱是同气，何必嗔怒！”青蛇听罢，喝道：“此间乃我的仙府，你是外方野怪，何敢恃强占我花园？你若有力，敢共我战上三合么？”白蛇微笑道：“小青，你听吾言。你要与我斗法，我念你皆是一体，亦不伤你性命，但赌法力。高者为主，低者为婢。何如？”青蛇怒道：“你有多大本领，敢夸大言！”就将身边一口宝剑掣起，望白蛇脸上砍来。白蛇不慌不忙，把腰间双口剑拔起，劈面架住。战不数合，白蛇本事果然高强，不知口中念念什么，喝声“疾”，青蛇手中的宝剑不知不觉早被她收过去了，只剩得两手空空。青蛇大惊，慌忙跪下，口称：“娘娘休要动怒，小青愿作丫环，服侍娘娘，乞饶一命。”白蛇笑道：“我不过聊施小术服你之心而已。既愿为婢，就罢了，岂肯害你性命！”青蛇大喜，遂向白蛇拜了四拜，口称：“娘娘在上，婢子小青叩见。”白蛇扶起，同进花园。自此二妖栖宿在此园中，主婢称呼。正是：同声相应同栖止，淡妆打扮待情郎。

再说汉文在王员外药店，员外爱惜他如同父子，看看过了腊景残冬，又值春光明媚。时届清明佳节，桃李芳菲，汉文坐在店中，看那路上纷纷皆是要去祭扫坟茔。汉文不觉触动心怀，想道：“自从父母去世之后，蒙姐夫抚养，今已长成，从未曾到父母坟前省视。今值清明，你看人人皆去祭扫坟茔，我不免禀过员外，明早前往父母坟上祭奠一番，稍尽人子之心。”主意已定，即时入内。正值员外在厅闲坐，看见汉文进来，问道：“贤侄进来，有何事情？”汉文道：“启上员外得知，小侄自幼失却父母，投靠姐夫家中，蒙姐夫抚海成人。每念奉养既亏，祭奠又缺。兹值清明，小侄意欲明早往父母坟上祭奠，稍尽人子之道。

未知员外允否？”员外笑道：“你要去祭扫父母坟墓，乃行孝之事，理所当然，我岂有不允之理？”汉文大喜，谢别员外，仍往店中料理药材去了。这员外就叫家人王瑞前去买办纸钱牲物，明早挑往墓上祭扫不提。汉文这一去，有分数：眼前平定，顿起风波。欲知汉文后事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第二回 游西湖喜逢二美 配姑苏获罪三千

诗曰：红粉青蛾映楚云，巧思欲定凤凰群。

芝兰气结同心侣，一朝祸至叹鸾分。

再说汉文，次日清晨起来，梳洗打扮停当。王瑞挑了祭物。临出门时，员外叮咛：“祭了就须回来，不可在外面耽搁。”汉文应声：“晓得。”一直出门，王瑞挑担随后，往西关城外而来。到了墓所，王瑞将祭物摆列，汉文跪下，哭拜一番。祭奠已毕，将纸钱焚化，王瑞收拾祭物，二人一路回来。汉文心中忽想：“此去西湖不远，乘此机会，前去游玩一番，观看景致，岂不妙哉！”遂对王瑞道：“你将担先挑回去，我要顺道往姐夫家探视姐姐，随后就来。”王瑞道：“官人须当早回，免员外在家悬念。”汉文道：“晓得。”王瑞将担先挑回去了，汉文遂望西湖而来。

走上一程，到了江边搭船，径到西湖，早见湖光荡漾，延阁重楼，画舫鳞集，雕槛朱窗。游人往来，纷纷不绝。汉文心中大喜，顾接不暇。正在观看之间，忽见两个女子在桥中闲看景致。汉文凝目看过，不觉魂魄飞荡。你道这两个女子生成如何？有诗

为证：

敛雾低云体态娇，沉鱼落雁号细腰。

分明王嫱西施女，更胜江东大小乔。

两女主仆打扮，而主者姿容尤胜。汉文此时犹如向火狮子一般，软作一团，跟来跟去，依依不舍。看官，你道这两个女子是何等人家？原来就是仇王府花园里的青、白二蛇精，这日也来西湖游玩。真是五百年前的缘债相遇，开离不得。二妖看见汉文丰神秀美，度态生姿，亦斜波频顾，以目送情。

两下正在留念之际，忽然乌云四合，风雨骤至，各自避雨分散了。汉文心中难舍，想道：“可爱两个姣姣，不知何处人家女子。可惜天宫降下这场无情雨，不得跟她前去细问籍贯。如今天色将晚，不如渡过钱塘，到姐夫家中歇宿，明早再来寻找便了。”此时也顾不得王员外在家悬念，心头思，脚下走，不觉来到江边。看见一只小船泊着，就叫：“船家，渡我过江，小生送钱与你买酒吃。”梢子听说，遂即将船摇到岸边，接了汉文上船。方才开缆，忽听岸上有女子声音，叫声：“搭船。”汉文抬头一看，正是西湖桥上遇见的两个女子，心中狂喜，忙叫：“船家，岸上有两个女子要来搭船，快快将船摇转，渡她过江，多趁些买酒钱也好。”梢公见说，带笑将船摇转。到了岸边，小青扶住白氏下船，口称：“小姐，慢些。”白氏妆出娇态，假意含羞，坐在船边。小青看见汉文，微微含笑。汉文忍不住开言问道：“姐姐，你是何方人氏，高姓尊名？今来搭船，要往何处？”小青微笑应道：“奴家小姐钱塘人氏，家住双茶巷。先老爷在日，曾做边关总制，只生小姐一人。老爷同夫人相继而亡。今日因为清明佳节，同小姐上山祭奠老爷、夫人，回来顺路观看西湖佳景，不期大雨，路上淤泥难行，因此特来搭船回家。请问相公，

贵乡何处？高姓大名？乞道其详。”汉文答道：“小生也是钱塘人氏，姓许名仙，字汉文，今年十七岁。父母弃世，只有胞姊一人，嫁与本县李家。蒙姐夫过爱，送在怀青巷王家药店安身。今日亦是祭扫父母坟墓，顺便闲步西湖，不期天降大雨，路上难行，特来搭船，亦要回家。”

二人问答之间，不觉船已抵岸。大家上岸，取钱与了船家。梢子称谢，取了钱，将船摇往柳树荫下泊下。正是：自家扫却门前雪，休管他人屋上霜。

汉文见了细雨霏霏，笑着走上，叫声：“姐姐，小生带有雨伞一把，借与姐姐，遮盖姐姐回府。”遂将伞交与小青。小青接过，道：“感谢相公。但是雨尚未晴，怎好叫相公当头冒雨，将伞借与我们遮雨？我们过意不去。”汉文道：“小姐金莲短窄，行路维难；我们男人行走快便。且此处离我姐夫家下不远。不妨。”小青道：“多承相公盛情，我们感佩不尽。但恐小婢明日送伞造府，相公若不在府，怎生是好？”汉文道：“姐姐不须送去，明日天晴，小生诣府来取就是了。”小青喜道：“相公主意不差。”遂将住处细细说明，叫声：“请了。”小青左手执伞，右手扶了小姐。临行之时，又把秋波频盼几回。汉文的魂儿早被她们勾摄回去了，直望至二人去后，方抽回头转身。

不表二妖回去，且说汉文心中着迷，一路走到姐夫家中。许氏看见，问道：“贤弟，今日怎得闲暇回来？”汉文道：“姐姐，弟因今日清明佳节，禀过员外，上山祭奠父母，顺路来家，请姐姐共姐夫之安。”许氏见说，喜道：“足见贤弟孝心！你姐夫因衙门有事，清早出门去了。贤弟请坐。”忙到厨下烹煮酒菜出来，摆在厅上。姊弟同饮，谈些事务。汉文并不提起遇见女子搭船借伞之事。吃完，收拾洁净，打发汉文入房去睡。汉文倒

在床上，思想二美，一夜翻来覆去，再睡不着。此话慢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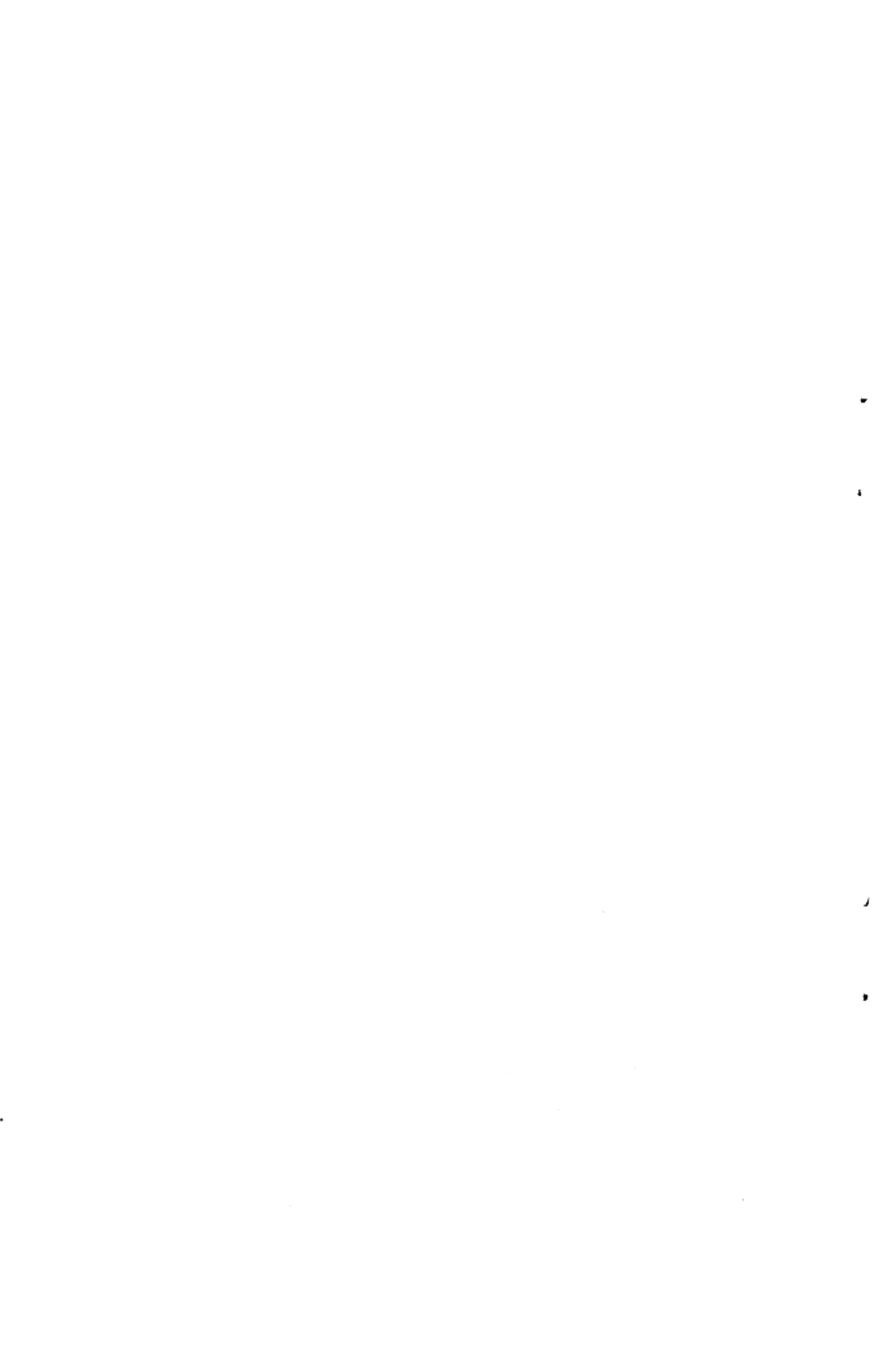
且说二妖回转园中，白氏开言道：“小青，你看今日许郎看见你我，依依不舍，明日一定要来讨伞。我见他姿容翩翩，言词温存，是个情人，意欲与他结为夫妇。只是他家道清寒，我们又无银两相赠，怎生是好？”小青道：“娘娘主见与小婢愚见相合。若是要赠他银子，有何难事？娘娘神通广大，今作法，何患无可赠银？一来夸显我们殷富，方信娘娘宦家小姐；二来他又感激。岂不两全其美！”白氏见说，甚喜，道：“小青言得有理，待我今夜作法便了。”到得夜来，三更时候，白氏手执宝剑，步罡踏斗，口念真言，使召五方小鬼。五鬼闻召，即刻齐到，跪下口称：“娘娘，有何法旨？”白氏指道：“令你五方小鬼，今夜缴银一千两，违令治罪。”五鬼领命退去，大家商议，即去钱塘县库内偷出库银一千两，回来交与白氏。白氏收下，遂令五鬼散去。二妖打点停当。正是：准备雕弓射猛虎，安排香饵钓鳌鱼。

再说汉文，那夜在他姐姐家中一夜思想二女，寝不安席。等不得天明，就爬起来，梳洗已毕，换了一套新鲜衣裳，瞒着姐姐，一直出门。问到双茶巷，看见一个老儿立在巷口。汉文向前问道：“尊伯，这里巷内果有个白总制的府么？未知在那里？”老儿道：“老汉只晓得是双茶巷，不晓得白府。”说完，竟自去了。汉文无奈，只得走进巷来，抬头一看，见有一座花园，十分华美。正在观看，忽见小青开门出来。汉文见是小青，心中甚喜，慌忙向前，叫声：“姐姐，小生来了。”小青眼笑眉开，连忙叫声：“相公请进。”汉文遂即跨进园门。小青引至聚香亭上，叫声：“相公请坐，等小婢入内报与我家小姐得知。”汉文道：“姐姐休要惊动小姐，将伞取还，小生回去就是。”小青

道：“相公不知，昨晚我家小姐吩咐小婢，说相公今日若来取伞，叫小婢报她得知，要亲身出来面谢相公。”许汉文道：“岂敢劳动小姐！”口里虽说，身已坐下，巴不得白氏早些出来，早见一刻也是好的。

小青入内，不一刻，忽闻一阵香风，飘入肺腑，白氏轻移莲步，步出厅堂，小青跟随在后。汉文一见，慌忙起身施礼。白氏还了万福，叫声：“恩人请坐。昨日若无恩人贵伞相借，主婢几乎不得回家。”汉文道：“小可之物，何劳小姐过奖！”言罢，叙礼坐定，小青捧上香茗。吃了，汉文起身称谢，假意取身要回。白氏道：“难得恩人到此，岂有空腹轻回之理！家厨小酌，不嫌简褻，聊表寸心。”汉文逊谢道：“过扰勋厨，何以克当！”白氏道：“岂敢！”一时，小青摆上果品佳肴，筵席丰盛。白氏推让汉文上坐，自己上桌，侧席相陪，小青侧旁，伺候殷勤。置酒三杯后，白氏开言，叫声：“恩人，先父白英，官拜总制，先母王氏，诰命夫人。并无兄弟，只生奴家一人，取号珍娘。不幸双亲相继弃世，门无五凤，奴莖莖幼弱，恐失身于匪类，日夜忧苦。昨因在山祭奠父母，中遇大雨，蒙恩人慨然赠伞，足征盛德。倘恩人不弃蓬门陋质自荐为丑，意奉侍衣裳。未知恩人肯俯允否？”汉文听说，如得赦诏一般，假意推让道：“小姐香闺贵体，宦门芬芳，小生单寒下土，飘零剑书，岂敢与小姐缔结朱陈！”白氏笑道：“结亲若论贵贱，乃世态之见。奴家自幼颇精风鉴，观君气宇，福泽正长。恩人不须推辞。”汉文道：“既承小姐美情，争奈小生四壁萧条，陡然难办，怎么是好？”白氏道：“不妨。”就叫小青：“你去房中金箱内取纹银两锭出来，赠与官人。”小青领命，回身入内，取出白银两锭，重一百两，放在桌上。白氏亲手递与汉文，说道：“官人带回，可作婚礼之





费。”汉文喜不胜言，起身接过，道：“感谢小姐云天高情，小生回去，央托姊姊、姊夫前来议亲便了。小生暂别，后会有期。”白氏叮咛道：“官人切不可负却奴家一片真心！”汉文发誓道：“小生若有负心，天地不容！”白氏大喜，遂令小青送了汉文出去，不表。

且说汉文一路回来，满心欢喜。到了姐夫家中，正值公甫昨夜值班看库，失去库银一千，被县官打了二十大板，着他访拿，正犯若无，三日一比。回家与许氏说知，正在夫妻纳闷，忽见汉文进来，面映春风，脸带笑容。许氏叫声：“兄弟，你今早去在何处，吃得面色红红回来哩？”汉文笑道：“有一件美事，禀上姊夫与姊姊知情。因昨在山祭奠回来，顺便闲步西湖玩景。忽然天降大雨，弟搭船回家，遇着两个女子，一主一仆，同来搭船。弟细问其来由，船中丫头与弟说道：他们居住双茶巷，小姐芳龄今年十七岁，名唤珍珠娘，丫头名唤小青。渡船到岸之时，雨尚未止，弟将伞借与他们遮雨。今早弟去讨伞，留弟小酌，更蒙小姐高情，不弃贫素，欲与弟结配朱陈。弟辞以贫乏，他又赠弟银一百两。今特回来求姊夫、姊姊代弟主婚。”遂将银子与许氏。公甫夫妻大喜。公甫乃接银细看，认得火号，是钱塘县库银，心中暗想：“库内失落银两，害我受责，天幸此银出现在此。”就叫：“贤舅，这样亲事，乃天送来，你且在家坐坐，待我钱店兑换回来。”汉文道：“但请恁姊夫主意便了。”

公甫将银袖在手中，一直跑往县堂，跪下禀道：“老爷，昨夜库内失落库银，有着落了。”说完即将两锭元宝呈上。知县接在手中一看，正是库银，就叫：“李升，这两锭银在哪里寻出？贼在何处？”公甫禀道：“老爷，小役有个妻弟，名唤许仙，从幼在小役家中。今早出门，不知他在哪里与两个女子订下亲事，

那女子赠他此银。他拿回家，叫小役代他兑换主婚。小役认得是库银，不敢隐瞒，骗他在家坐等，特来禀明。”知县见说，即时出票，差民壮四名，立拘汉文。民壮领命，如飞来到李家，蜂拥入来。汉文看见，不知何事，方欲起问，早被民壮将铁链挂项，锁拿出门。拿到厅堂跪下，知县看见汉文人品端庄，似非匪类，内中必有缘故，便霁颜问道：“你便是许仙么？”汉文应道：“小的正是。”知县道：“你家住哪里？今年多少年纪？有父母兄弟么？曾婚娶否？这两锭银子是哪里来的？本县台前，从实供来，免受刑法。”汉文道：“小生家住本县，今年十七岁，父母去世，并无兄弟，只有胞姊嫁与李公甫为妻。小的自幼在姊夫家，蒙姐夫送在药店生意，并未娶妻。此银是朋友相赠，望老爷裁夺。”知县喝道：“胡说！朋友叫甚名字？招来。”汉文心中想道：“她是千金小姐，我若招出真情，岂不玷辱她的门风？宁我受责，岂可害她！”叫道：“青天爷爷，这朋友是外方人，姓名小的忘记了。”知县见说，不觉大怒，签筒掷下，两旁呐喊，将汉文拖翻在地，迎风重责四十大板。可怜汉文嫩白皮肤，打得两腿鲜血淋漓，昏去半晌方醒，眼中流泪，叫道：“老爷，冤枉小人！”知县骂道：“现有人出首在此，汝尚敢抵赖不招！”汉文见说有人出首，心内惊慌，叫道：“老爷，小人实遭冤枉，谁人出首？”知县便令公甫出来对证。公甫出来，叫道：“妻舅，你曾亲口对我言说，白家小姐赠你此银，订约婚期。此银是你交我，要我主婚。因库内失落库银，是我看的，老爷责我，追缉若无，三日一比。我认得此两锭乃是库银，无奈出首。非我无义，责比难当。我今劝你早些认了，免受刑法。”汉文见公甫硬证，面惊如土，心中想道：“小姐，非我无义，怕死贪生，怎奈姐夫证见，有口难辩。无奈只得招了。”遂将祭奠在西湖遇见小姐及